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情感類

屈翁山悼儷 屈翁山，名大鈞，嘗攜其妻王華姜歸粵。甫半歲而王卒，乃集當日同人表誌輓誄梓為一集，名之曰《悼儷》。某作□絕句挽之，其序云：「廣南高士，代北佳人，地本相懸，天作之合。王將軍碎軀殉國，僅產遺珠；屈大夫呵壁問天，猶存遠裔。忠臣義士，氣類原同；才子淑媛，解若非偶。萋萋芳草，牽衣雖戀王孫；啞啞啼鳥，陟岵還悲游子。爾乃湍車言邁，攜手同歸。歷塞上之風塵，黛蛾露雪；壓江南之舟楫，寶曆侵星。遠自鴈門，雙還珠浦。兒佳婦好，倚閭之望欣然；我負子戴，《考槃》之懷更遂。無何蘭香易歇，雲性常飛，偕老之期，雖定情於五夜；悼亡之賦，旋結恨於重泉。以此思哀，哀可知已；代之寫怨，怨何極乎！嗚呼！豔骨已埋，應念佳人難再；空華等幻，庶幾達者之觀。冀敢哀於一言，效素交之三益，曲終致意，風末傳音。」當時翁山游華山，賦詩百韻，有李某者深服其才，聞之參將趙某，因而作合。序言委婉詳盡，心跡昭然，可當一則別傳觀。

周姍姍戀黃雲孫而死

姍姍者，字小姍，周姓，戴溪黃夫人侍兒也。數歲，戲於庭，適夫人命銀工製釵，曰：「如一封書式。」姍姍應聲曰：「一封書到便興師。」夫人為之發祭，自是極憐愛之，令從女塾學。稍長，課之繡，性婉媚，善伺夫人意。夫人每曰：「此吾如意珠也。」幼有潔癖，熏香浣衣，惟恐弗及，服食器用，不令同輩近之。晝習女紅，夜隨夫人誦經。既退，但閉閣寢坐，終不聞語聲。順治丁亥，姍姍年□五，夫人將為之有家。夫人族子雲孫，時以會試下第歸。一日，為夫人六秩初度，雲孫從而捧觴焉。姍姍侍夫人出，常妝便服，姿態閒逸。雲孫瞥見之，心蕩。禮畢，姍姍遽隨夫人入，雲孫悵然別去，賦《浣溪紗》一詞，呼媒者告之故，使通殷勤。而夫人乃命家嫗私詢姍姍，嫗曰：「是前稱壽者，恂恂少年。吾聞其才名冠江南，私心慕子，惟恐不得當也，唯夫人命可乎？」姍姍首肯。雲孫大喜。雲孫之婦湘夫人為出私費聘之。時戊子□月，應春官試者悉北上，雲孫將諷吉娶以偕往，以父命不果，且促之行，不得已，治裝將去。而姍姍忽遭疾，雲孫為留竟月，延醫治之，意殊怏怏不欲行。使者傳夫人語曰：「兒疾在我，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耶？」越夕遂行。

姍姍病日劇，醫來，猶強起櫛沐。既又聞雲孫被放，捧心而泣。夫人再三慰之曰：「若何所言？但告我。」姍姍曰：「妾命薄，辱夫人不棄，依膝下□六年，不得長侍阿母，夫復何言！」夫人固問之，曰：「豈有思於雲孫耶？」姍姍長吁，瞪目顧左右曰：「扶我，扶我！」起而頓首曰：「郎君天下才，睜我厚。今試北，非戰之罪，乃以妾故也。為我謝郎君，生死異路，從此辭矣。」自後不復進藥，數日竟死。

越三日，雲孫抵家，湘夫人告以姍姍之歿。雲孫既內傷姍姍，平居忽忽不樂，幽思隱慟，時結於懷，嘗以杯酒告於靈曰：「吾將入海，乞不死藥、返魂香以起之，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，不能到。欲得少君方士之術，上天入地求之遍，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，無誓可憶。佳人難再得，當復奈何！」然其後姍姍亦數數入夢也。

飛瓊悅文价堂

文价堂，陵川人，富才藻，善吟詠，讀書高平縣之雲泉村。東鄰有雲泉菴，最少之尼曰圓實，為本村某氏女，幼多病，其母與雲泉菴老尼友，納尼勸，遂捨之為尼。既長而美，通梵書，遐邇皆豔之。及文寓西鄰，嘗執書繞階，且行且誦，曉暮不輟。圓實聞書聲，輒以梵音和之，若酬答然。一日，文聞梵音，蹤跡至菴，則見一幼尼手指口畫，摹文讀書狀，見而遁。老尼叩文姓名，圓實乃微聞之，知即西鄰讀書者。捧茶至，目文，文亦目圓實，老尼笑曰：「向固千呼萬喚不見一人者，今何勤也！」少頃，有延老尼作佛事者，老尼出，文獨留，因問之曰：「師何名？」則以圓實對。文曰：「何所取義？」答曰：「道無形像，真一難圖，變而分布，各自獨居，可以知其義矣。」文曰：「不然。圓者天也，實者陽也。子以陰質寄空門，宜名方虛。殆為其嫌於無陽也，故稱圓，復稱實焉，然乎否乎？雖然，子玉貌而近仙風，何不字以飛瓊。」圓實以其語之近佻也，佛然徑去。然數日後，圓實竟請於師，字飛瓊矣。

越旬餘，文復至菴，然逡巡未敢入，往來階除，擬瓊捧茶狀。瓊忽至，以花箋一幅及為文特製之雙鳥，委地去。文覽雙鳥，針累細密，底之外向者，以輕絹裏軟棉花，其上書小詩云：「親製飛鸞寄點情，中含密縷莫嫌輕。斜陽漫試凌雲步，別個無人識履聲。」文待至黃昏，著鳥往。瓊啟門，迎入禪室，蓋老尼適又他出也，詢文家里學業甚悉。文偶入游詞，則峻拒之，曰：「我以君讀書至勤，倘不懈，必為大器，故不惜犯規，欲相唱和，為文字友，藉破岑寂，非敢以小人視君也。且菴中伴侶多有遺行，方時以我為餌，君一不慎，墮其術，則身敗名裂弗可挽矣。我既誤入此，自防維謹，亦不敢冒犯，惟閉戶不問若輩事。竊重君，故預告，冀君以學為急，勿如浪子蕩婦之所為。且我輩皆年少，前途遠大，幸千萬自重。」言畢，促之返。自是唱和遂不絕，大抵皆慰勉之語，不及於邪。

無何，文歸陵川，有無賴子窺瓊美，欲以重利啖老尼，尼為之動，乘間語瓊，瓊且怨且涕曰：「瓊以貧病，幼託師門，師乃以瓊為錢樹子，作鴛母行耶？」老尼恐且怒，逐之去。當是時，澤州大旱，斗粟千錢。瓊有母，出菴，往依之，相持而泣。瓊徐曰：「無傷也，兒之□指尚可供食。惟已削髮，家居非雅。」於是擇近村之碧梧菴居焉。文之母夫人微聞之，且贊其賢也，乘輿往，欲以側室置之。瓊不可，曰：「公子，瓊友也，非私也。瓊惟愛其才，故犯規與之一晤以勉之。若如太夫人言，是瓊先污之矣。且瓊命孤，處人家，恐不祥。」太夫人賢其言，遂不果納，厚周之而去。

時文方讀書太原，明崇禎己卯、壬午俱不舉，鬱鬱歸鄉里，因問道訪之。瓊曰：「我無顏見子矣。我輩為友，人知其跡，不知其心也。君之不第而來此，且不能自守其心，何能我心乎？當己卯榜發，瓊聞陵川中一人，謂必君也，而非君。遲之三年，壬午榜發，聞陵川中二人，必有君也，而又非君。對此寶幢禪燈，正不知拋卻幾許清淚。今乃徒以浪子行為敗我清規也何故？宜速去，不成名，勿再相見。」

文歸家，學益勤。順治乙酉，拔於庠。丙戌，將赴都，復訪之。瓊不出，令其母以白露紙一方，上畫圓光，遺之。文問故，母述其語曰：「此菩提心鏡也，讀時揭之窗前，勤學則圓光明如鑑，少間則圓光暗如鐵。」文且信且疑，持入都，置笥中，久亦忘之。戊子，復報罷，忽憶菩提心鏡之說，啟笥觀之，圓光黑如鐵矣。大驚，復閉戶勤學，以圓光置於几，朝夕對之若師保。積一月，光退一線，愈奇之，功加奮。半載後，光退三分。庚寅七月，黑者僅一線耳。是秋，果獲雋。將試京兆，愈自勵，視圓光黑線悉除，澄澈可鑒，不覺稽首至地曰：「此飛瓊感化我也。」次年聯捷，授外職，歸省父母。入內室，見玉鏡臺前有女子方理髮，髮長委地，光艷四射。驚問為誰，其夫人笑曰：「此乃君在雲泉菴之舊相識也。聞其賢，已告翁姑，聘之至矣。其髮，新蓄也。」文喜，謝夫人。以所繪圓光懸中堂，晶瑩如雪，叩瓊以故，對曰：「人心如鑑，靜則明，染欲則昏矣。菩提心者，我心也，非有二也。」

酒家女慕葉元禮而死

吳江葉元禮舍人舒崇，美丰姿，有衛玠之目。少時，嘗隨其兄學山至同里鎮，過流虹橋，有酒家女子方倚樓凝眺，見而慕之，問其母曰：「有與葉九秀才偕行者，何人也？」母漫應之曰：「三郎也。」女由是積思成疾，將終，語母曰：「得三郎一見，死無恨矣。」女卒，元禮適過其門，母以女臨終之言告之。元禮入哭，女目始瞑。秀水朱竹垞檢計彝尊為作《高陽臺詞》記其事。

朱竹垞眷馮壽婦

《曝書亭集》有《風懷》二百韻，朱竹垞未通籍時為其幼姨所作也。姨，馮氏，世居碧漪坊，與朱宅相近，即《風懷》詩中所謂「居連朱雀巷，里是碧雞坊」是也。竹垞少嘗讀書馮宅，年□七，贅焉，與幼姨情益篤。而家人防閑密，意苦不得達，適人後始

通殷勤。海陵夫人知之，弗禁也。其《風懷》詩中所謂「乍執纖纖手，深回寸寸腸。背人來冉冉，廣坐走洋洋。鬢臂盟言履，搖情漏刻長。梅陰雖結子，瓜字尚含瓢」是也。《紀事》詞云：「枕上聞商略，記全家看燈元夜，小樓簾幕，暗裏橫梯聽點屐，知是潛回香閣，險把個玉清追著。徑仄春衣風漸逼，惹釵橫翠鳳都驚落。三里霧，旋迷卻，星橋路返填河鵲。算天孫經年已嫁，夜情難度，走近合歡牀上坐。誰料香含紅萼，又兩畧三霜分索。綠葉清陰看總好，也不須頻悔當時錯。且莫負，曉雲約。」皆指此事也。

竹垞平日嘗嬌夫人命召其姨，一日相約，俟夫人臥後作深談。夫人微聞之，即先臥。次晨起，乃命老嫗送之歸。竹垞有詞云：「仲冬二七，算良期須果，若再沉吟甚時可？況熏爐漸冷，牕燭都灰，難道又各自抱衾閒坐？銀灣橋已就，冉冉行雲，明月懷中半宵墮。歸去忒匆匆，軟語丁寧，第一怕鞦韆塵灑，料消息青鸞定應知。也莫說今番，不曾真個。」後數年，姨卒因竹垞死，詩中所謂「定苦遭謠詠，憑誰解送邊。樛先為檀斫，李果代桃僵」，即指此事也。

竹垞《靜志居琴趣詞》一卷，皆《風懷》詩注腳也。姨名壽常，字靜志。《風懷》詩所謂「巧笑原名壽，妍娥合號嬌」，分嵌其名，至為明顯。竹垞生於明崇禎己巳，而《風懷》詩云「問年愁我誤」，是靜志生於崇禎乙亥，少於竹垞七齡。其餘事跡，細心推求，自可□得六七。太倉某姓家藏有金簪一枝，上刻「壽常」二字，《洞仙歌》詞所云「金簪三寸短，留結殷勤，鑄就偏名有誰認」，固實事而非寓言也。

納蘭容若飾喇嘛入宮

納蘭容若，名性德，一名成德，為康熙朝相國明珠之子。嘗眷一女，絕色也，有婚約。此女旋入宮，容若誓必一見。會遭國喪，故事，喇嘛每日應入宮唸經。容若賄喇嘛，披袈裟，雜其儔以入，果得見。而宮禁森嚴，始終無由通辭，悵悵而出。故《紅樓夢》一書，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，乃係事實。否則黛玉未嫁，而詩社遽以妃子題名，以作者才思之周密，不應疏忽乃爾。其卷百□六寶玉重游幻境，即指入宮事，故始終亦未與妃子通一語。而寶玉出家，即指披袈裟詭充喇嘛時也。

毛西河詞為馮氏所悅

毛西河檢討奇齡少與兄萬並知名，人呼西河為小毛子。性恢奇，負才任達，善詩歌樂府填詞。其所為大率託之美人香草，以寫其騷激之意，纏綿綺麗，按節而歌，使人悽悅。又能吹簫度曲。游靖江，當壚馮氏者悅其詞，欲私就之，西河謝曰：「彼美不知我，直以我為狂夫也。」徑去。

錢氏女悅周櫟園

周櫟園，名亮工，嘗為滁州牧，蒞任時，州民共觀之，以其少年科第，貌秀雅，咸嘖嘖稱羨。署前有銀工錢氏女者，年及笄而美麗，性聰慧柔和，矢志不偶俗流，見周而心動，臥不起。母疑其疾也，問何苦，女曰：「兒之苦，母不能解。」母訝之，走語父。父致詢，女不言。與之食，不食。父母愛憐甚，百計誘之，乃言曰：「女自念惟一死耳。」因墮淚。又曰：「天生我貌，復少假之才，即當生我名族中，縱不得作顯者婦，不失為士人妻。今不幸父業是，以類為偶，逆計異時所適，不過一銀工而止。」曰：「然則兒何欲？」女曰：「兒不言亦死，言亦死。兒欲得人如新牧周公之品貌科第者事之。」父曰：「癡妮子，彼赫奕若此，寧尚無婦。縱無之，肯婿我家耶？」曰：「兒豈不自揣，第得為侍妾，死亦不恨。」父曰：「小兒女全不曉功令，渠為民父母，敢納部民女為妾乎？」女默然，不食如故，竟成疾。父母憂甚，乃延葛醫診之。

葛為滁國士，得出入州署，視女無他疾，惟中懷鬱結耳。父母不能諱，語之故。葛素有俠腸，曰：「小姑毋自苦，吾且設策為謀之。倘有天緣，幸而成，不可知。宜自愛，勿使憔悴也。」居數日，周延葛治疾，按視良久，狀若別有所思者。周曰：「吾飲食稍減，無恙乎？」葛不答，他視而已。周復言，葛終不答，笑自若。周怒曰：「汝目中無我耶？胡語汝若不聞？」葛請罪曰：「某見公，不覺觸一事，殊可笑，故失對。」周問何事，可共聞乎，葛故不言。周曰：「第言之，何害？」葛曰：「公勿責也。署前有錢氏女者。」言至是，復止。周問錢若何，葛曰：「曩者女見公之玉貌，且知公少年科第，才出群，女自負素有姿，精女紅，頗知書，誓必人如公者始事之，為妾亦不辭。又度勢萬不能，將餓以死。生哀其志，悲其遇，而嗤其妄也，是以笑耳。」周曰：「世有女子憐才若此者乎？情不可負也。今與君約，明晨，吾當出謁客，君語彼，倚門，俾我見，果適我意，我微作首肯狀以定情，當曲成之。不可，則速已。」葛語女，女自信曰：「吾事必諧矣。」晨起，略事櫛沐，裙布釵荆。周出，自輿中望之，不覺頷首者三，眾不覺也。

女入，周歸，思所以動夫人者，曰：「世間不虞之譽，有出人意外者。吾與卿至此未久，外間何所聞？乃有銀工女某，謂夫人大家女，賢淑為世所罕，彼自恨不幸為小家女，未嫻教誨，若得朝夕侍夫人，習閨範，雖為婢，有榮焉。是不亦癡乎，奚所慕而若是？」夫人曰：「寧有此耶？」周曰：「我何由知！醫生某笑其女，為我覩縷陳之也。」夫人召葛，叩其詳。周已預白葛，葛即宛轉曲為之詞，以悅夫人。夫人曰：「有志女子也。顧其貌如何？」葛以中材對。夫人曰：「吾為娶之，成其志。」周伴斥之曰：「卿謬甚，獨不畏物議，玷官箴耶？」夫人曰：「吾籌之詳矣，自有處。」即託以治首飾，呼錢入，畀以百金，與訂婚，令徙南都，無處滌境。居久之，周即詣安慶，夫人出釵鉞幣帛之屬，使往娶焉。既納之，及周歸，入其房，女卻曰：「妾願執箕帚，今得侍公何幸！第未謁夫人，不敢奉衾枕。」周愛其有禮，弗強也。俄而見夫人，周以前言告，夫人喜。是夕，周入室，女又卻之曰：「公遠歸，夜宿夫人所，妾不敢當夕。」周悵然而去。夫人聞之，益喜，自秉燭送周入房，曰：「妹尊我，意甚善，吾已知之。今夕佳夕，無負吉期，此吾命也。」女乃從。自是女奉周與夫人，如婦之事姑，惟謙抑自下，事必諮稟而後行，坐不敢共，行不敢偕，飲食則食夫人之餘者，曰：「妾心敬慕夫人，夫人所餘食之，若更有味也。」夫人乃愛之甚於周。周小有齟齬，夫人必慍曰：「人舍父母而來，且其德性如此，尚有不足耶？」以是，嫡庶相處若姊妹，歡然無間言，各生二子。

江上女子慕張漱石

江寧張漱石工填詞，有《玉燕堂傳奇》四種行世。嘗宿錢塘酒家，見燈下老嫗方縫裳，蟹筐貯有針線簿，丹鉛燦然，取觀之，所鈔《夢中緣》稿本也。漱石詢其由，云：「主人有幼女，能讀《魯論》、《毛詩》，嫻吟詠，愛誦是編。嘗與嫂賭記其詞，輒以手畫空作圈，搖頭若儒生狀。年□六，以瘵死，此其遺也。今作篋，藏針線矣。」漱石視其書，已殘缺，中有詩一首云：「拾得新詞第一編，攜來妝閣晚風前。囊追賀錦才尤麗，筆吐江花句欲仙。自是有情偏有恨，幾多無夢亦無緣。背人愛把丹鉛點，獨自閒吟獨自憐。」署名江上女子題。漱石詢姓名，老嫗終不言，乃出一金易之以歸。明年復過其地，則酒家老嫗亦杳矣，漱石因賦詩弔之。

黃仲則綺懷詩

武進黃仲則主簿景仁集中《綺懷》詩□六首，蓋為其意中人而作也。意中人所適者，為四川屏山縣知縣之子，故詩句云「何須更說蓬山遠，一角屏山便不逢。」又云：「錦江疑在青天上，望斷流頭尺鯉魚。」又云：「忍見青娥絕塞行。」是其證也。其人僅中人姿，故詩中絕不言其美。

揚州女慕葉令運而死

浙西葉令運有文名，貌婉嫵如婦人。乾隆辛丑，北上，道揚州，維舟虹橋下。時已薄暮，佇立船頭，流連光景，則有朱樓一角，障以疏簾，意當有畫中人在，頗涉幻想。少頃，果有一少女當簾立，淺絳羅衫，為白紈團扇所掩，流盼所及，又似非無意者。葉心動，顧舟子進膳，則頻頻於篷窗中睇之。樓已上燈，女則晚妝未罷也。葉思果為倡家者，將往訪之。會舟子欲趁潮夜行，遂不果。

明年，自京歸，重過揚州，又泊舟其處，乃遂登岸，訪其家。至則女但化矣，其家猶舉哀。葉步卻，已為家人所見，曰：「是矣，是矣。」拽之入，面女母，母收淚矚之，嗚咽曰：「貌固相類也。」旋命取影片來，授葉，葉視之，為血塊之影，可方寸許，中隱約有一船，船上少年儼然已也。泣曰：「伯仁由我死邪？精誠所至，篆肺銘心，不圖親遇之。」因問血影如何，曰：「女自一

見後，殮成疾，自言所思，苟不見此少年者，當無生理。後此愈重，百藥罔效。彌留時，吐此塊也。」葉乃再拜於柩前，願載木主歸奉家廟，並以子女嗣之，為卜葬於玉鉤斜，復迎歸其母終養焉。

錢坤元與蘭花唱和

錢坤元，名滢，青浦諸生也。長爪通眉，風采奕奕，人以陳平譬之。嘗館金華范氏。范有愛妾蘭花，美而艷，工詩詞。錢與唱和，久之，通焉。一夜，漏三下，挾以遁。范自出跡之，至青浦被獲，將解縣。時值六月，范氣憤，犯暑暴死。邑令判錢發配陝西之兩當。

某王孫以縑巾贈某女

某王孫者，嘉慶初之天潢貴胄也。丰姿翹秀，英英露爽，性蘊藉，不苟言笑。某氏女，亦貴家也，與王孫以中表相慕重。杏兒者，女侍婢也，識詩書，工風鑑。嘗語其主曰：「王孫，所謂都爾敦風古阿思哈發都。」都爾敦風古，滿語骨格異也；阿思哈發都，滿語聰明絕特也。杏言之再三，女不應。後王孫遭家難，女家薄之，求婚，拒不與，而兩家兒女皆病矣。

一日，杏兒矯主命，私召王孫。王孫冒風雪，衣雪鼠裘而至。杏出迎，笑曰：「寒矣。」親為解裘，徑擁入女帳中，曰：「好自為之，毋拂姑娘意也。」閤扉而出。女方寢，驚寤，申禮防，不從。王孫曰：「來省姊病耳。亦以禮自固也，可作終夕談。」杏但聞絮絮達旦，不涉燕私，心重之，杏自送之出，王孫隱以縑巾納女枕中，女不知也。經月餘，王孫方擁衾獨睡，見女排闥入，盈盈欲涕，執巾問曰：「此君物也？」曰：「然。」飄然即去。身追之，一蹶而寤。方驚疑間，而女訃適至，知杏已取巾以佐殮矣。王孫亦鬱以卒。杏尋亦自縊以殉。

宋荀谷眷秀環

婁縣宋荀谷自幼居青浦，久廢章句，悅其戚之婢秀環，屢挑之。婢曰：「子以禮聘，我固願從。若苟合，則設想左矣。」宋請於戚，應曰：「爾讀書能游庠，即如爾意。」宋因厲志研讀。如約復請，戚曰：「汝駭也。汝本簪纓之裔，今服章縫，何患無美女子，而乃欲娶一婢乎？」宋默然止。

畢郎為某姝所悅

橫塘畢郎，蘇州善歌者也，貌昳麗，冠儕輩。工度曲，窮極要妙。道光辛巳八月間，偶遊專諸巷骨董肆，見有碧雲簫，以雲南翡翠玉整段為之，色純綠，水氣透澈，表裏煥發，希世珍也。問其直，奇昂，取調之，則工尺準的，沈亮無比。

肆之對門有小樓，一姝居焉。畢過其下，妹輒簾簾俯窺，彷彿艷絕。詞之，知為良家女之依母待聘者。試命媒媪通辭，其母言得簫押庚帖，事可諧。畢不得已，貨其產得六白金以購簫，親持之，偕媒氏往。女母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今竟如所請，足見郎情深矣。」即脫女腕白漢玉釧為答。擇期，以女歸畢，蕭瑟焉。畢故有大婦，亦美而知樂，然色藝俱遜女。畢舊畜裘皮、漢鋼、金鐵蕉、白端湘妃竹四簫，皆精好，中律呂，然合之，不足當碧雲。爰築樓以居女，皮蕭其中，謂之二寶。

彭剛直眷梅姑

衡陽彭剛直公玉麟之先德官安徽巡檢，及卒，剛直還楚。貧甚，寡母弱弟，伶仃相依，輒為族人所窘。發憤力學，遂以成名。鄰女梅仙具殊色，慕剛直才學，願委身焉。將有成議，格於他故，遂不果。梅仙旋快怏卒，剛直慟之，誓寫梅花□萬幅以報。其《題采石磯太白樓》詩曰：「三生石上因緣在，結得梅花當蹇修。」又曰：「頽然一醉狂無賴，亂寫梅花□萬枝。」又曰：「一枝留得江南信，頻寄相思秋復春。」又曰：「無補時艱深愧我，一腔心事託梅花。」殆皆因梅仙而發者歟？

或曰：剛直少時好為擲捕戲，每博輒負。鄰有梅仙者與之暱，剛直率私懷其釵珥質於肆，作孤注。一日，得二□金往博，又負，乃歸，以情告梅仙。梅仙曰：「但得白首，此區區何足數哉！」然不能娶之。一日，忽大病，自撫膺曰：「死於枕席，豈丈夫哉！我今年必死，顧可不覓一好死所乎？」遂從軍。遇粵寇，身蔽鋒鏑，欲以求死，而往往得奇功。迨寇平，剛直顯貴，梅仙猶在而已寡。常至其家，出金周之，或酒或弈，如伉儷，惟不及私耳。

估侖女呼漢人為木瓜呀布

估侖為距瀾滄江百里而近之一種人也。其女子多聰慧明艷，能通漢語，若與漢人有私，輒呼木瓜呀布。木瓜者，尊稱也；呀布者，猶言好也。至彼此有情，臨行輒以所懸戒珠作贈，揮淚而別。

苗女戀洪某而死

滇中洪某幼孤貧，年□二，牧於野，為苗人所掠。苗酋有女，年與之埒，乃相善。久之，洪漸諳苗語。苗人好武，凡苗所能技，洪靡不精，而尤長於發錘。

苗人性嗜殺，獲漢人或他族人，必極刑致死。炙鐵錘，烙入腦門，謂之戴紅頂。煨鋼針，刺入太陽穴，謂之插金花。洪雖居苗地久，恆耳食此說，然亦未目睹。一日，與女游於野，聞呼救聲。聽之，漢人聲也，來自山巔。遂欵然起，囑女少待，疾奔上山。既及巔，匿身於林。探首外望，見苗人四，聚薪為火，蹲火次，炙手中錘。漢人被縛於地，一為少女，已暈，一為老人，猶竭聲呼救。四苗人睨之而笑，睹狀似將置之死者。洪怒，自林出，連發三錘，斃三苗。其一大驚，發錘還擊，顧距洪遠，不及，倉皇欲遁。洪收錘，追擊之，亦斃。返身解漢人縛。於時女亦蹤至，不憚曰：「君奚事戕吾同類？」洪指老人、少女告以故。女微歎無語，既曰：「彼兩人既踐吾界，在理當死。」洪不服，曰：「吾漢人何仇於汝苗？」女曰：「雖然，吾祖律然也。」洪憤然曰：「蠢哉汝苗！祇知殺人，不啻禽獸也。」女亦微慍曰：「君奈何出此言？苟不有數年情愫者，吾早動手矣。君既貳心，則斯處非君宜履之地，速去休！否則吾眾知之，恐不為君福。」洪無語，偕老人、少女疾行。女目送之，歎曰：「薄倖哉！」遂止步返顧曰：「汝語何指？」女俛首不答。就視之，盈盈泣矣。洪生曰：「吾不去。」女乃揮手促之行，曰：「吾不忍見君死於斯，去為佳。」語至此，嗚咽不成聲。洪曰：「吾留於斯，聽老人、少女自去，則前途多危險，為德不卒，非丈夫也。吾果去者，則汝何如，然吾亦不忍捨汝而去，將奈何？」良久，毅然曰：「吾決偕兩人往，待出境，再來未遲。」

既而洪復至，語女曰：「吾之去來，幸未為若輩見。」女戚然曰：「君殺吾類，眾已知，將不利於君。君茲行險哉！乘其未覺，可速離此。」洪曰：「吾胡能捨妹？」女曰：「君戀吾耶？須知戀吾非福。」洪曰：「知之，然亦聽之。」女沉思半晌，曰：「既然，當與君偕亡，何如？」洪曰：「佳，行乎？」女乃隨之行。中途，數遇苗人，皆避道。既出苗境，女止步不前。洪促之，女泫然曰：「緣盡於斯，請與君別。」洪訝曰：「妹將焉往？」女曰：「歸侍吾父母，吾不忍背父母也。」洪默然久之，復促其同行，不許，相對淒然。移時，東方漸白，黯然而別。女既行，忽聞洪自後呼曰：「妹緩行，吾送妹往也。」回眸微睇，見洪投山澗而逝，女大哭，頃之，忽如驚鴻一瞥，則亦躍入水中矣。

連兒戀韓某而死

江連兒，海陵人，父早世，自幼依母居。聰慧異常，讀書輒不忘。稍長，事女紅，精巧絕倫。婢紅珍，亦可兒，竟日伴連，非連命不出。母以無子故，愛若掌珠。連年已笄，猶待字閨中。汾陽韓某者，一日薄暮，自其巷中過，見連倚門立，衣夾羅衣，繫錦褶裙，嬌豔欲仙，婢旁侍，吃吃作笑聲，韓徘徊不忍去。連不覺一笑，顧謂婢曰：「何事狂笑？勿令人謂汝癡耶！」逕入內去。韓木立良久乃歸。自是時從其門前過，卒無所遇。某夕，遇婢於途，遂喋喋道傾慕意，乞轉達。婢睨之笑曰：「癡郎不解事，今乃亦欲作張生耶？數日後，當有佳音相報也。」時值中元夜，韓信步閒游，遙見連偕婢方立月下，趨趨不敢前。俄婢來，語之曰：「遲君久矣。」時連淡粧雅素，雙頰微紅，俯首弄衣角，姿態羞澁，揖而進曰：「得親香澤，死無恨矣。」連慙然小語曰：「郎君丰度翩翩，知非凡才，願以終身相託。」韓指天自矢。由是至夕恆與連相晤於柳陰下，母或外出，則邀入閒話。久之，韓之母微聞其事，命往南梁業商以遠之。年餘歸，則已為之聘婦矣，韓莫知所措。一夕，告於連，謀偕老計。連默然良久曰：「命耳，何商為！」即促其出。未一月，病歿。韓聞之大痛，亦病，幾不起，誓不婚某婦。

甄素瓊戀紫霞而死

湘女甄素瓊之父為諸生，瓊幼，即教之讀，三四能作小詞短札，字娟秀，尤工繪事。年八，父母為議婚，不可，恆閉門作密書。或偶為父母見，急掩之，不與觀。疑其有他，密偵之。未幾，瓊病，遂不起。既死，檢其篋，得函一束，怒而投之火，秘其事。明日，鄰女有名紫霞者，聞瓊死，泣不可仰，即扃戶臥，久不出。家人呼之不應，破扉入視之，僵矣。檢其衣，亦得函一束，皆素瓊手筆也。其一曰：「父母不解妹意，不令與姊同居，強欲與濁男子為偶，不亦冤耶？妹自別姊，思與日深，病與日積，奄奄一息，在旦暮間耳。紙窗夜涼，殘月入室，藥爐煙裊，燈冷花落，回憶去年春夜，與姊並肩坐碧紗窗下，挑燈讀李笠翁《憐香伴》之劇，則恍惚姊猶徘徊吾左右。回顧不見姊，又自驚卻，急掩幃臥，雙眸苦不得合，挑燈作此，以達吾姊。須知草此時，腸已斷也。紫霞吾姊青鑑。妹素瓊上。」霞家人怪之，以示瓊父母。噫！此二女也，其殆廣東順德姊妹之流亞歟？

董琬慕張申伯

蘇州張申伯，粵寇洪秀全據江寧時開科試士所中之解元也，頗見重於李秀成，時進謁。李有寵姬金陵董氏女，名琬，風流嫵媚女子也，見張，甚有意。張謁李時，董侍左右，秋波流盼，為之魂消。卒以內外隔絕，不得如願。某年中秋夜，張在家，忽有垂髫女子送詩一緘，署名曰「薄命琬」。啟視之，則五言律一章，詩曰：「秦淮無限恨，佳節況中秋。俠骨梁紅玉，高才秦少游。花開三月暮，人到五更愁。相見不相識，長江滾滾流。」張得書，思想無已，後不復見。既而秀成至蘇，與李文忠公鴻章決戰，董乘隙逃出。張時隨李在蘇，李敗，董至蘇，百計訪張，終不遇，流為妓。

潘文恭縈情故劍

潘文恭公世恩，年六，舉於鄉，伉儷至篤，不欲計偕遠出。父母督趣再三，弗聽，乃使夫人偽為反目，因強遣之。既貴，而夫人卒。文恭以計偕之行頓成永訣，悲不自勝，遂欲遁入空門，以資懺悔。婦翁堅沮之，使富室汪氏女子偽為己女，俾作鸞膠之續。婚後始覺，角枕錦衾，縈情故劍，數年如一日也。

查氏女悅楊小匡

山陽世家楊鼎來，字小匡，能文，精拳勇，幼隨其父蘇州校官任。署鄰有海鹽查姓者，眷屬時相往來。查女幼而才，與楊固兩小無猜也，兩人唱酬無虛日。時女已字吳縣潘祖同。祖同父侍郎曾瑩在籍時，楊曾受業門下，及長，聘彭氏。彭官京師，楊往就婚，館於潘。時女已歸，祖同亦入翰林。咸豐己未，楊中順天副榜，已與女通。至甲子，又中鄉舉。其年，祖同因事革職遭戍，兄文勤公祖蔭又由侍郎降編修，驟失勢，楊遂無所忌。然其師曾瑩固在也，以侍郎退休，就養於都。一日，見楊與女唱和詩，語多狎褻，逐揚出。次年，楊會試不第，乃賡夜踰牆入潘宅，負女遁。潘氏聘拳師五人，使於中途殺之。迨至天津之楊柳青，見楊與女疊騎而馳，五人皆敗還，楊遂安然歸里。

潘乃遍告同鄉故舊，於是朝臣相戒，會場若得楊卷，即抽換，不使淫凶得志也。然楊竟於同治戊辰復入京應試，乃拆彌封，楊名在第九。已呈御覽，不能易，【放榜前數日，必將中擬之前□本進呈，候欽定也。】遂更相戒於殿試時抑之。楊素工書，師米襄陽，人皆識之。至是，楊變作率更體，眾果不察，進呈前□本，楊之卷又在焉。朝考時，始抑入三等，猶得用主事，分工部。楊自知不容於清議，遂歸，築精室於淮河下，與女日夕唱和，享閨房之樂者二□餘年，授徒以終。淮人合女二夫之姓之半，呼之曰湯夫人，蓋諱之也。後女先楊數月死，楊輓以聯云：「前世孽緣今世了，他生未卜此生休。」有曾見女者，謂女不美，面且麻，惟多才耳。

趙封翁眷女傭

趙封翁，滿城人，與高陽李文正公鴻藻為中表。壯時僑京師，以授徒贍家。中年喪偶，不續娶，僅餘二子。長子業儒，以文正介紹，佐某巨公幕，任事勤審，賓主極洽。不□年，補河南陝州知州，以親老告歸。封翁年八□，長孫已娶妻生子，忽不甘獨居。有女傭新寡，貌不俗，翁思納為簪室，而艱於啟齒。乃百計尋覓，少不如意，即罰令二子長跪，嗷嗷詈其不孝。將寢，子婦入室問安，令分立兩旁，已則伏案假寐，必魚更三四躍，始叱令偕去。天甫明，即起，見子婦扉未啟，以杖徧過之，謂子時已晏，不應仍擁婦高臥。如是者一年。一日，又起勃谿，隻身逸至某寺，欲為僧，覓之數日始得。長子固孝，急迎其姑至，探翁意旨，乃知翁實鍾情女傭而出此也。二子籌度再三，不得已，給女傭千金，令人侍翁寢。然不及一月，翁病死矣。

黎戀新婦

同、光間，某邑富室蘇姓，為其子慧官授室。禮成，客散，入洞房，慧官輾轉不成寐。忽聞闔外有狺狺聲，且以爪爬門甚急，潛下榻，履屐拔關出。門啟，有巨黎，質黃而雜以黑章，見慧官，人立而啼。急擊以槌，黎狂吼，撲慧官倒地。慧官以下榻匆遽，未及衷衾衣，黎遂嚙其勢，血溢如水，顛撲移時，遂斃。

方人黎交鬪時，新婦覘釀萬狀，亦整衣而起，且嘔口呼黎，黎弗應。迨斃慧官，新婦掩燈側坐，默默無語。時舉家聞異聲，咸萃於房，見慧官赤身臥血泊中。黎見人亦不甚畏，惟依依新婦裙下，耳掀尾立，氣咻咻然，奔走左右，又以目斜睨新婦。家人皇駭，莫知為計。蓋新婦緣輿入門，黎即入矣。慧官父母爭詢新婦以狀，莫知所對。家奴出繩縛黎四蹄，鳴於官。

審訊日，官見新婦風致娟好，亂頭粗服跪於庭，命釋黎縛。縛既釋，亦不去，以戀婦也，惟眈眈視之。官詰婦，婦不承，備受楚掠，仍不得實供。官忽得一策，命役購餅飼黎。黎得餅，大喜，食其半，而以所餘啣置婦旁，又狺狺強其食。至是，官益信，呵隸裸女衣，將撻其背。衣裸，則兩肩有爪痕，印入分许，與黎掌趾不差累黍。官叱婦曰：「佐證確鑿，不實供，徒自苦耳。」婦不得已，乃言：「黎為家所素畜，方七齡時，偶戲花下，黎徘徊身際，呵之不去。坐則以背貼膝，臥則以首枕股，亦絕愛憐之，教為各種嬉戲，輒如意，初不虞有他也。久之，兒之心不能自固，爰出非禮。及親迎有期，黎躑躅不食，遇兒則怒目相向，兒命人鎖置一室。登輿時，方幸其不在側，不知以何時馳入重闈。兒為新婦，在禮宜閉目不妄視，否則兒苟睹黎，將命即防之，宜不至釀此巨禍。今已矣，有死而已。」讞既定，乃下婦於獄，別以木籠囚黎。舊例，凡決囚，必赴省垣，由臬司覆訊，然後行刑。解省之日，人見婦赭衣黑索乘輿行於道，黎在籠中猶時時探首望婦也。

男女情死

浙右某年少，美丰姿，有聲庠序。以早喪父母故，弱冠而未有室。某年，以鄉試至省城，寓親串家。其家有女，貌美而能文，兩相慕悅，遂有割臂之盟。女父已亡，其母微知之，不禁也。及某使媒約來求婚，母問其年，則長於女者六歲，以俗有六衝之忌，辭焉。女知事不諧，終日悲泣。母始而慰諭，繼而譙訶，女遂雉經死。某聞之，亦仰藥自盡。拘牽俗忌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，雖非禮所許，其情亦可憐也。

茶肆女戀紀石甫而死

豐城紀石甫，工詩，嘗館劉崧生提督鶴齡家。時劉方從周達武解陝州圍，周於治軍之暇，輒出其所作詩乞紀評之。紀直言無隱，周銜之。一日，紀至某茶肆小憩，肆中老姥以藥方見質，云有女病瘧，此醫者所處方。紀視之，則藥性多相犯，笑曰：「飲此，適增劇耳。」乃別擬一方與之。次日，紀又往，姥迎告曰：「病果愈矣。」紀復為疏方。越日，姥至營求復往視，紀不許。劉之義子謝某勸之，次日乃同往。紀獨入視疾，見女雖憔悴，而貌可人，又見壁揭一紙，視之乃二詩，袖之歸。自是輒獨往，久之，遂相洽。

紀以軍功敘官，保至知府，例須入都引見。女與之潛謀，以弱質處亂地，覬覦者眾，亟宜脫身。未幾，紀行，遽以母女偕。紀之同僚夙與紀有隙，又嫉其載美而行也，乃使人冒為本夫，訴諸周。周既積前怒，至是，遂嚴責劉。劉無如何，乃令義子謝某往追，五日而及之。謝語之曰：「迫亡者急，盍以女付我，俾先行。君行稍需，可不至授人口實也。」紀唯唯，謝乃攜女行。逾二日，女微知其情，語謝曰：「汝等之謀，吾頗知之，不如先遣我歸，當自料理。」女既返家，即往見周，力言事與紀無涉，來往吾

家者，多達字營中人，並歷數其姓名。且誦周詩，若宿誦者，謂是達字營中人所攜來者。且此乃民事，與軍人何干？周語塞，將付地方官治之，為幕賓所阻，不果，乃令放歸。而軍人欲得之者眾，鬻不已。女慮卒不得如志，一日，出刀自刎死。

彭剛直眷岳二官

彭剛直歲於巡閱長江之便，輒至杭州，居西湖退省庵。暇必謁岳墳，墳左右皆岳王子孫，岳姓中有女名二官者，豔名噪一時。剛直至，二官必出，為之捧茶，致殷勤，剛直亦極力周旋之。嘗賦二絕以贈，其次章收句云：「但願來生再相見，二官未嫁我年輕。」未幾，剛直卒，而二官亦以是年歿。

張子明戀田家女

石門張子明，年少能文，美容儀。家貧，授徒自給。其戚某商宛陵，延之課子。宛陵山水佳，有謝眺、李白之遺蹟。張好游覽，春秋佳日，輒登山涉水。敬亭山在城外□里許，一日，游敬亭還，見一田家女郎立柳樹下，視張微笑，楚楚可憐。張歸，不能忘。其戚固惡張曠課，因令子從他師學，儕張於食客行。張鬱鬱不自得，因益念之。明日，再至其處，柳下人已不可見，徘徊久之，及月上而歸。客館宵深，呼僮語村坊瑣事以自遣，僮曰：「某女郎遇一書生，視之微笑，為其嫂所見，痛責之，女遂自縊，非奇事耶？」張問其地，即昨所經處也。大驚，亟拔關出，徑至其處，見一茅舍燈火未滅，隱隱有哭聲，曰：「是矣。」趨入，則兩三人圍尸而哭，見張入，爭呼賊至。張不顧，徑前視尸，果女也，撫之大哭，嘔血，倒於地。女家人不知所措，檢張身，得書一幅，長尺餘，以不識字，姑置之，乃守以待旦。倦而微睡，及醒，女及張俱失所在。

周鳳珠戀金某而死

周鳳珠，字月娥，重慶人，父為雲南關同知。性慧，四歲，父授以唐詩，上口不忘，父母愛之如拱璧。明年，父歿，虧官帑千餘金，無以償。官符下逮，其母貨祖遺田舍得千金，納諸庫，猶不足，吏胥迫呼不已。復典質釵珥得數百金，持以去，始免。女與其母逐流落滇中，不得歸矣。越翼年，女七歲，能作簪花小字，容光亦日豔，一老乳母、一雛鬟伴之讀。是年冬，母卒，女哀毀異常，屢欲殉母，以老嫗、雛鬟守視而止。及□三歲，老嫗既薨且曠，雛鬟方□一二齡，好嬉戲。久之，鄰有大宅，納某稅而居之，有女四五，率長於音律。女與之游，盡得其技，能自製新調，譜入笙簫。諸女自愧弗如，咸師事之。時女年□五六矣。見納時，有輕薄少年踞坐談笑，心弗善其所為，遂絕跡不至。

及納遷居去，女乃稍稍偕老嫗、雛鬟時一出遊。光緒丁酉清明，女挈嫗婦父母墓。墓距城可五里許。比返，憩於茶肆。時有金某著，越東故家子，好讀書擊劍，以授徒來滇。適踏青歸，與二三友人作茗談，瞥見之，恍若素識，彼此注視。女遽起行，生亦嗒焉若喪而返。自是而金女互相人夢矣。中秋，金赴戚申家祝嘏，蓋即假寓於曾居納姓之大宅者，堂懸夾竹桃畫幀，初以為毛筆畫也，視款識，題曰「綠陰深處暈紅霞，翠袖翩翩捲絳紗。杜宇一聲春去也，不知是竹是桃花。西蜀鳳珠女史針繪。」始知為五采絲織鐵紗而成者，工麗絕倫。問鳳珠何人，以鄰女對。問此鄰女何為者，亦不甚了了。問可得而沽之否，曰：「女固以針黹為活者也。」金即挾金往訪，老嫗應門，耳聾多歧語，與女隔簾論值，半面初窺，不意即彼此人夢之人也。金乃置定金於几而返。越數日再往，女方於尺幅鮫綺中作董北苑《秋山紅樹圖》，款金坐，詢問家世，為之泫然。一日，女方倦繡，金適來，煮茗清談，視牕前有黑白棋枰，問女：「善弈乎？」乃對弈一局，無半子勝負，彼此均稱異。再奕，復如初。金詎曰：「何我二人之思想相同而局局和也？」此後某遂時至，日益款洽。偶挑以遊語，輒峻拒，云：「若訂婚娶，雖妾媵亦可，否則死不從命。」然數月以來，閨房之樂，誠有過於畫眉者，惟不及亂耳。

某年四月某日，金飲於戚申家，過女門，大醉而踣，幾折股。女聞聲昇入，為之按摩，痛稍止。口渴甚，索飲急，女出大理雪梨膏，汲井水調而飲之，酒頓醒。歸而病瘧，呻吟床褥者兩月餘。金昏迷中輒呼女名不置，女知而悔甚。蓋人皆以為金之病，由飲新汲井水調梨膏而起也。乃遣嫗詣某家，言欲往侍疾，苟能稍慰病者，雖毀身弗惜。金母拒之。女愧甚，日飲泣，誓金死後以身殉。嫗勸不聽，乃謂有奇計可使會晤，重賂巫，言能以符籙驅瘧鬼，惟須於瘧未作時遠出避之，其所避處不得使家人知。金母信不疑，令先一日往避，大喜，扶杖入女家。時方盛暑而畏寒甚，女擁重衾以假之，一汗而瘧不復來，乃相與申白頭之約。明年夏，金之叔方權某州牧，趣往為記室，固辭不獲。端午後一日行，而女病矣。數月弗瘳。里有白額者，虎而冠者也。時方為保局紳，豔女色，欲納為小星，遣媒遊說。女拒之。白怒甚，訴於官，誣女為流娼，官判以官價發賣。白厚賂吏胥，重價贖之歸。女不從，屢圖自盡，白逐之。女歸而病愈甚，專函招金，兼程返，而女卒矣。雛鬟出一紙書授金，淚痕墨跡，不可辨識，蓋乞其書墓碑亡妾周某之墓□七字也。

錦孃戀朱琴南而死

朱琴南，別字半癡山人，錢塘人。幼讀書，能文章。□歲時，從兄游學於英，居數載，未嘗一日忘故國也。時同學有錦孃者，本法京巴黎產，從父經商，而籍於英。女年僅七八，性溫厚，豔而能文，與琴南同硯，兩小無猜。稍長，眷戀尤篤，彼此竟忘為異種人矣。一日，相將散步海濱，錦孃曰：「予聞支那山水甲於世界，倘得攜手共遊，亦足以遂平生之願矣。」琴南曰：「吾國名勝之區，指不勝屈，若匡廬、西湖、黃山、華岱、彭蠡、洞庭、峨嵋皆是也。他日倘能同游乎？」錦孃曰：「予之愛遊支那者，以情故。由情而愛君，因君而推及支那。君之腦海果亦愛予而愛我法乎？」琴南笑頷之。

明年為光緒庚子，拳匪起事，列強聯軍破京師，英國各報之紀述，紛致嘲謔。琴南引以為恥，終日兀坐，疏與人交。錦孃慰之曰：「支那地大物博，經此小挫，必能改行新政，數年之後稱雄於世，今日之辱即來日之榮也，君何憂為！」一日，又語之曰：「近日君之於予，大異曩日。然相處□載，久欲以清白之體相屬，君何以故國受挫而見棄乎？」琴南喟然歎曰：「卿之心，僕審之久矣。雖不見棄，奈人言何！來日方長，卿亦宜重思之。」錦孃聞言而悲，顫聲應曰：「棄我之心決乎？蒼蒼者天，命也如斯！□年來相親相愛，無言不吐者，惟君一人耳，能更屬身他人乎？」琴南乃執其手，揮淚而言曰：「自今以往，當與卿永為良友矣。訂婚之事，實不能諾。」錦孃愴然出。

琴南知錦孃之傷心也，反覆凝思，夜不成寢。黎明起，思有以慰之，乃往訪，入門則惡臭觸鼻，錦孃已以煤氣自盡矣。几有遺書一函，閱之，大哭。越數載，畢業得文學博士，即歸國，自誓終身不娶以報之。

鄒問蘊戀李銀姑而死

新城王氏，文簡公士禎裔也。家世已式微矣，而文采風流猶未稍減。有女嫁淄川李氏。李，富賈也，以草帽緹業起家，商於煙台，因挈家居之，粗通文字，夫婦相愛敬。生女曰銀姑，肄業煙台美教會所設某女校，資稟僅中人，而性情惇篤，態度尤嫺婉，見人不多言，在校甚勤學。有吳女者，新入教會，雖嘗受洗禮，不甚守教則。顧慧黠絕人，其於科學若不甚經意者，而每有觸悟，往往出人意表，校中論高才生必推吳，次乃及銀姑。二人者，居共室，坐同案，尤相善也。及畢業考試，銀姑第一，而吳第五。銀姑以試事心力交瘁而病矣，時喃喃囁語，所言者隱約皆校中事，醫者謂其腦傷甚劇，非靜養不愈也。吳聞病，來視之，因請於李，願晝夜看護。李夫婦知吳平日喜動惡靜，慮其煩擾，轉增女疾，以問銀姑。銀姑意欲之，吳乃留，與同榻，侍湯藥，問寒暖，終日跬步不離，雖李夫婦皆自以為不及也。荏苒□餘旬，銀姑病益亟，吳形色愴惻，若含大悲者，見李夫婦輒欲言復止，問之，亦竟不答。銀姑病益劇，李夫婦來視之，銀姑亦自慮不起，伏枕告父母曰：「兒不幸短命，死無恨，獨親恩未報，而吳姊盛心未得酬於萬一耳。」因握吳手以泣。吳顏色慘變，一手自掩其面，一手牽銀姑手曰：「儂以區區愛慕之情，欺姊三年矣，庸知乃得此結果耶？」更跪而白曰：「儂非女，鄒問蘊也。五年前，慕姊才貌性情。求婚不遂，繼聞入某校，乃不恤喬妝以求一晤。幸兩情契合，得訂金蘭，方謂畢業以後，更賦求凰，豈意雌雄未識而中道分飛，兩人之緣，乃以今日為止境耶？」言已，淚下如雨。視女，則已婚絕於榻上矣。

李夫婦度不可為，亦不暇問前事，亟出，指揮家人料理後事。問蘊起視銀姑，面色如生，撫其胸，猶熱也。夙聞病人有時氣

咽，得生人度氣猶可活，乃口含櫻脣而呼吸焉。鼓氣久之，肺為之痛，頭岑岑欲暈，而銀姑有鼻息矣，手足猶厥冷，即亦不避嫌，抱而溫之，身漸轉暖。李夫婦見女復甦，大喜。明日，醫來，謂可以生矣。於是問蘧蹤跡已露，不得不辭去，李亦不留也。

問蘧亦世家子，少女一歲，為博山人。父早喪，母撫之成人。家有田千畝，肆數所，固儼然豪族也。母以博山地僻，煙台為商埠，且有商店在，故使就學煙台。不圖初來時，即遇銀姑侍母遊於公園，愛好之而不能得。念古有木蘭、黃崇嘏，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果得親近，然未嘗敢有輕薄也。銀姑病愈，問蘧雖不獲更晤，心亦大安。而不知當在校時，兩家父母已各為其子女訂有婚約矣。

問蘧自李家出，得母書促歸，銀姑亦嫁期已迫，其父母始以告，銀姑無言。是夕復病，日夜嘔血，不復進飲食。綿亘三日，瀕死，謂父母曰：「兒死，尸願歸鄒氏，必召鄒郎來，親迎以去，兒死庶瞑目也。」父泣而頷之。問蘧既歸，其母即告以姻事，云：「吉期在秋間，文定者即表妹。」兩人自小常共嬉戲游玩者，稍長，始引嫌相遠。鄒母愛之，然問蘧實不愛也，以母命不敢違，乃支吾應之。母詢學業，則出畢業文憑以眎母。其母固不識字，乃又附會其說，母亦信之。問蘧退，自念李女未有成說，而外家姻事又相逼而來，奈何奈何。念表妹素識字，乃潛作書，敘己與吳事願末以謝之，令媪持往。女得書，以示其父兄，皆大怒，登門聲罪，喧騰叫囂。問蘧挺身而出，與眾爭辯，侃侃不撓，眾毆之而去。至是，問蘧之母始知之，度詰責無益，置不問。未幾，而李氏函至矣。發函大哭，以告堂上，請如函所言。母力阻，繼許之，惟囑以道途慎重，毋蹈前轍而已。

問蘧既去，其外舅偵知李女已死，以再論婚為請。問蘧之母度勢可就，復應之。及問蘧歸，營葬李女事畢，乃以告，問蘧不答。再詰之，則曰：「兒有死耳，他何言！」母大悲，度問蘧意不回，即稱病不起，飲食不進，問蘧視疾，拒不納。問蘧大惶急，徬徨一日夜，乃入跪請罪，言願娶表妹。母乃喜，為之一餐。猶恐有變也，促擇日親迎。時時窺探問蘧顏色，和適如平時，始不置意。及吉期，新郎早起易新衣，匆匆而出。家人問之，以如廁對。久之不歸，母知禍發，急遣幹僕四出求之，不得。越數日，聞煙台有蹈海者，使人省之，果問蘧也。

載激悅族姑

載激者，封貝勒，恭王奕訢子也。年少縱慾。某年夏，遊□岔海，海岸有茶座，激見有婦，甚妖冶，獨坐無偶，屢目激，因命其黨購蓮蓬贈之，謂之曰：「大爺欲與爾相會，可乎？」婦曰：「擇一地，可耳。」激大喜，遂期於酒樓。婦知激，激不知婦為誰也。久之，激欲納婦，婦曰：「此何可！我固有姑有夫也。無已，惟劫我於半途耳。」激乃約婦於□岔海茶座間，率其黨劫之去。婦亦宗室女，論行輩，為激族姑。奕訢聞之，囚之於高牆。

龍碧桃悅朱劍秋

錦江朱劍秋，美丰儀，失父母，依叔以居，未娶。一日，偶過市，見賣解女立繩上，輕盈如燕，素衣練裙，明靚無儔，心好之，因注目焉。女見朱，忽秋波一轉。朱大惑，潛問於眾，知女姓龍，字碧桃，從其父母自湖廣來者也，心識之，遂歸。

時朱年□八矣，叔父母遇之厲，督課程又嚴，雖心涉遐想，不敢言也。宵分，輾轉思念，倦極而寐，殘夢既迴，恍惚覺有人並枕者，香喘微聞，蘭氣四溢。時天色微明，矇矓之光自窗隙透入，案上一燈如豆，相與激射，視並枕者非他，晝間所見人也，急詰之曰：「卿得非碧桃耶？」女搖頭微笑。再問之，乃自承為狐，云：「君前身亦狐也，本有宿緣。今見君晝間注意賣解女子，因幻其形以來，決不為禍。」語次，微倚朱懷，作昵態，肌膚瑩滑，蕪澤膩人。俄而天大明，披衣起，懷中出小鏡象牙梳，自攏鬢雲，匆匆遂去。朱慮門者或詰之，乃出室門而無聲息。自是，女間一二夜輒至。

朱之叔見其功課日荒，疑而詰之，不以實對，乃撻之，罰不與晚餐。朱飲泣，闇坐室中。夜闌人靜，女至，見朱怪之，朱具以告。女歎曰：「寄人籬下，情非所生，固宜如此，何不去之！」朱曰：「孤苦零丁，欲去無所耳。」女曰：「何不從僕去，薄有技，可以給君，何患耶？」朱曰：「得毋匿伏山洞耶？」女曰：「君癡矣，今當溷跡城市耳。山居寂寞，誰能耐此！」生曰：「去以何時？」女曰：「即今夕耳。」朱問何往，女曰：「郎無問，但從我所向。」女先去，朱偽如廁者。既出門，女已控騎以待，兩人疊騎行，夜色微茫，不辨道路，縱騎所之，惟時見山坡林樹從馬前過而已。雞鳴，抵一城，女偕朱翩然下，回顧乘騎，不知所之。兩人因擇一小逆旅入宿，探懷出資，購酒肉，醉飽而眠。

明日。女擇曠地，張布幕，架木片，為露台，標曰仙姑戲法。令朱坐幕中，鳴金鼓。金聲一縱，女揚其廣袖，有粉蝶紛紛自袖中出，黃者、白者、金者、黑者、朱碧者，飛舞上下，大小不一，有如團絮零翼。已而大者、小者、高者、低者自相併合，須臾成一白鶴，翅如車輪，盤旋台前，欲下不下。女顧曰：「鶴奴，速請天女來。」鶴猶不去。再咄之，一飛冲天，遽不復見，金聲遽歇。時觀者已數百人，女顧眾曰：「天女將至，諸君今日福緣不淺哉！願得略解杖頭，乞諸君餘福何如？」觀者睹女姿容，又眩於異術，爭先散擲。須臾，錢落如雨，女命朱掃取之，盈數畚，舉之猶不盡。女斂錢畢，更舉袖招曰：「來，來，速來，速來！」俄而鶴唳一聲，天女至矣，坐鶴背，稚弱如□一二歲小兒，顏色殊麗，鶴負之行，圍場一周，遍詣眾人前。眾中有無賴者，舉手撫天女頰，忽砰然一聲，如大爆竹，無賴驚退。眾視地上，爆響者，果爆竹也，而人與鶴皆不見，聲斷續刻許乃靜，台上台下碎紙皆滿。女曰：「天女怒矣。幸我在，不然殆哉！」乃禹步作咒，持羽扇，且扇且行，扇所著，紙屑皆為蝴蝶，悉飛起，仍前狀。久之，向東飛去，蹤跡渺然，於是撤台歸。

又明日，觀者益多，女乃為散花天女之戲。口吸淡芭菰吐之，凝幻不散，須臾，成彩雲朵朵，隱約於雲中見銖衣霞袂。女謂觀者曰：「昨有人唐突，今天女不降矣，惟當散花供諸君一覽耳。」須臾，雲彩漸淡，果有花自空中繽紛下墜，紅白相間，非桃非杏，不知其名。女招以手，花盡墜臺上。命朱掃取之，裹以紙，凡數百包，大如拳，皆紙花也。女呼曰：「此天花者，小兒佩之，清痘疹，通關節；婦人囊之，辟邪穢，易生產。欲得之者，百錢易一包。」眾爭購取，須臾皆盡。計兩日所獲可百千，女令朱悉以易銀，辭逆旅主人，更他去。

數日，至一城市，蓋潼川也。出資，賃屋居之，仍榜於門，鬻戲術，然惟應大官貴人之召，不復眩技市衢矣。安居數月餘，所獲尤不貲。一夕，方與女挑燈夜話，忽屋瓦有聲，如物過者。女方驚起，翁媪已牽簾入，罵曰：「無恥賤婢，背父母逃耶？」朱作色，方欲有言，翁劍指之曰：「無賴賊，誘人閨女，不恤污吾劍鋒，屠汝如犬彘耳。」女慮朱或傷，目止之，朱乃不動。翁媪牽女，左提右挈，穿窗而去，倏已不見。朱驚定，大慟。念失女，終不得歸，幸有餘貲，暫自給。某甲者，業油燭，與朱新相識，頗契洽，乃往告之。時甲亦閒居，乃說朱，合設一肆。甲頗樸誠，朱亦靈敏，營業日發達。終念女不置。審其行止性情，頗疑其非狐，然不能決，乃倩甲攝店事，歸探之。

朱之逃也，其叔求數日不獲，疑其或萌短見，頗慘怛，久亦置之。及朱自歸，察其形容衣履，似非困頓者，詰其故，乃隱其偕奔之事，而以經商為言，云頗得利，故一歸耳。問資本何出，曰：「假之友人。」復出潼川土物餽其叔。家居數日，問龍姓者，則自朱行後，亦已去矣。朱念無可蹤跡，仍詣潼川。叔使人從往，覘之而信。

叔固教讀為業者也，未幾，學堂起，塾師皆失業。叔不得已，往依朱，朱亦善事之。甲有妹及笄，使人媒於朱，朱不許。其叔力主之，朱乃以情告，且曰：「背德不祥。」叔曰：「妖魅本非人匹，彼父母繫之去，今兩年來無消息，豈有復合之理耶？」朱終不聽，曰：「必不得已，龍氏女碧桃乃可，吾已心許之矣。」因託夥友輾轉訪問，恨當日僅詢姓名，未及問里居，記其方言，微類鄂音，乃訪之湖北，終無音耗。遷延數年，不得已，仍就甲論婚。

親迎之日，忽有老叟款門送函至者，並寄一物，包裹甚密。時已半醉，群客喧騰譁笑，弄新人新婿，而送物者言此為要物，必面投。眾聽人，朱發函視之，曰：「薄命女碧桃謹上朱君。君今日，新人燕笑矣，薄命人早日不能自愛，憑藉幻術，假借靈狐，值君不疑，遂薦枕席。自是奔波歷碌，同濟艱難，雙宿雙飛，儼然伉儷。何圖君是藥師，妾非紅拂，老親見迫，頃刻天涯。別後日坐愁城，舊歡如夢，眼枯寒淚，豆碎相思。嚴命敦迫，遭嫁異方，義正辭嚴，不容剖析。自惟一失於前，豈堪再辱於後，徘徊無策，

自掛牀前。雖珠胎已結，豆蔻方苞，亦不暇顧矣。何期恨海猶深，孽緣未了，中宵縋斷，驚起老人，調治多方，復得蘇息。然元氣已傷，君之骨血亦自此不能保矣。老親見此，知不可回，乃憫其癡愚，許以再合，辭謝聘幣，一意待君。然死期未臨，而病魔已至，宛轉牀第，復一歲有餘。迺者，老父從友人處聞君守義，誓志不婚，歸以告人，妾在病牀，亦自欣幸。病愈以後，阿母復為二醫所纏，淹歷數月，遂致棄養。喪事既畢，始決意尋君，計為別近四載矣。昨甫過門前，笙歌盈耳，聞之鄰右，明日吉期。嗟乎！妾前既不肯明言，後復累君久待，誤人自誤，夫復何言！四年以來，期不為短，似續大事，豈敢咎君！惟有自恨多情，自傷薄命而已耳。草草因緣，輕塵短夢，更何顏一傍新人奩鏡哉。從此一去，海角天涯，隨身所適，千秋萬古，永無見期。君一點骨血，不敢輕褻，特以還君。兩人情緣，由此俱了。妾只作世界未有君，君亦作世界未有妾可也。匆匆書此，惟新人多福為祝。」生閱竟，顏色慘變，問使者，已自去，取布包納篋中。是夕，竟不及合歡。明晨，據案作書致甲，啟篋，取包自去。甲閱書云：「昨宵作魯男子一夕，今有急事，不得當，將終身不歸，足下善為斟酌，莫誤令妹青春也。」別有書致叔，詳述顛末。家人大駭，遣人四出求之，終不得。新人亦竟不去，以處女終老。

姜雪英悅姚某

吳人姜雪英，宦家女也，美而豔，知書。悅西鄰姚某，中心藏之久矣。一日，遇於虎邱，雖流日送盼，一瞥間，各相避，自是不面者半載。姚之父母為聘他姓女，雪英聞之而慍，遂病。一日，見其臂有「雪英」二字，則針刺痕也。婢詰之，則曰：「吾不久於人世矣，刺此二字者，俾託生之家可知前身之為某也。」及姚娶婦而生子，臂有紅絲，隱約類字，審之，則雪英也。蓋雪英臥疾不久而早死矣。

生育非由情感

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之弟子某，年踰五□，憂無子，方語之曰：「汝能學禽獸，則有子矣。」方性素嚴，忽作謾語，其人駭問故，方曰：「男女媾精，萬物化生，此處有人欲而無天理。今人年過四□，往往當交媾時，便有為祖宗綿血食之意，將天理攙入人欲中，不特慾心不熾，難以成胎，且以人奪天，遂為造物之所忌。不見夫牛羊犬豕乎，為陰陽之所鼓盪，行乎其所不得行，止乎其所不得止，遂生乎其所不得生。又不見夫姦夫姦婦偷期密約者乎，彼自知干名犯義，方惟恐生子被人恥笑，而無奈發於情之不自禁，則姦生子往往獨多，此其明驗也。」其人悚然而退。